

三国人物图传

关羽图传

马宝记◎著

许盘清◎地图绘制

北方文艺出版社

关羽图传

马宝记◎著

许盘清◎地图绘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羽图传 / 马宝记著 ; 许盘清编著 . -- 2 版 .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2017.9
ISBN 978-7-5317-3773-5

I. ①关… II. ①马… ②许… III. ①关羽 (160-219) - 传记 - 图集 IV. ①K825.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7907 号

关羽图传

Guanyu Tuzhuan

作 者 / 马宝记

地图绘制 / 许盘清

责任编辑 / 安 璐 暴 磊

装帧设计 / 壹·书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三河市金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字 数 / 174 千

印 张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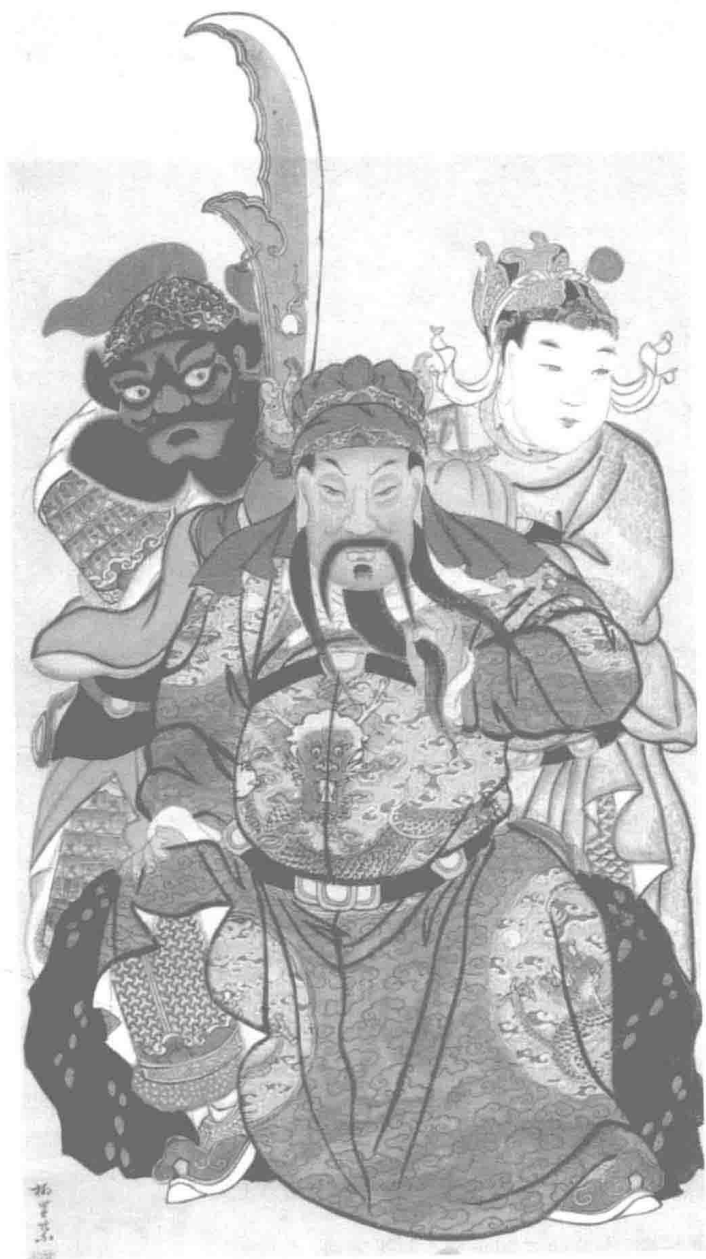
版 次 / 2017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773-5

定 价 / 49.00 元

卷首图



◆ 关公与周仓（唐·吴道子）



◆ 关羽擒将图 (明·商喜)

前 言

关羽，三国时蜀汉大将，曾被汉朝皇帝（实际上是曹操）封为“汉寿亭侯”，是决定蜀汉兴亡的重要人物。由于他英勇善战，才使刘备的战略思想得以较好的贯彻执行，政治路线得以实现。刘备占据益州后，关羽镇守荆州，把守蜀汉门户，建立了功勋。最终在取得北伐襄阳的巨大胜利后，被曹操、孙权联手击败，丢失荆州，兵败被杀。

关羽的生平事迹在历代典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因其被历代帝王和民众神化，尤其是唐宋以后，关羽逐渐由历史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将领，变成一个万人共仰、古今同拜的神灵，所以，不少典籍中的记载存在着民间传说、宗教信仰等非历史真实因素，这些记载因存在于正史等历史典籍中，而被当作正史对待，使本来并不复杂的关羽事迹，变得扑朔迷离，真伪莫辨。

总体来看，关羽的生平事迹可以分为历史上的关羽和社会生活中被神化了的关羽两个类型。前者主要见于《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以及《后汉书》《东观汉纪》《华阳国志》《资治通鉴》等著作，后者散见于宋元以后史籍和各种稗官野史、民俗资料、小说戏剧之中。

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进一步弘扬忠义诚信的关公精神，本书兼取二者，以关羽一生的经历为线索，注重历史事实。同时，对关羽的各种传说、故事，选择重要部分适当采用，并在行文中加以说明。

本书文字部分由马宝记执笔，地图部分由许盘清绘制，插图除署名者外，有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在此特予说明。

关公是海内外华人共同敬仰的英雄、武圣，本书作者在撰写的过程中，同样充满了敬畏之情，但是，因水平所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意。

关公的精神力量

代序

能文能武一圣贤，忠信仁勇万代传。
桃园结义开伟业，茅庐三顾谱新篇。
力斩颜良诛文丑，独镇荆州战襄樊。
威震华夏英魂驻，儒圣释佛道家仙。

——作者题记

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无数的英雄，历朝历代数不胜数。即便是在三国历史上，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可圈可点的英雄，威武英勇的曹操、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叱咤风云的孙权、宽厚仁爱的刘备、威猛无敌的张飞，还有横扫千军的关羽等等，灿若繁星。在这些历史人物中，大多的人物很快在历史上沉寂，只有为数极少的英雄，时常唤醒人们对他们光辉事迹的追忆。在三国历史上，关羽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关羽由一个历史英雄，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威力无边的神灵，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形成了具有强大力量的精神，是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在悠悠的岁月沧桑中，关羽不仅没有沉寂，没有失却他耀眼的星光，反

而一步步从历史的长河中走出来，走向人间，走向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坛，走进金光环护的圣殿，幻化为光耀四海、神力无比、万民仰拜的神灵。这种文化现象，充满了沉重的精神积淀，有着丰厚的历史基础、复杂的社会因素和神秘的宗教渊源。

一、关公精神形成的历史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形成，都离不开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关公文化现象也是这样。关羽之所以会成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具有其独具特色的历史背景。

首先，关羽的勇猛在《三国志》中有突出表现。

“白马之围”是《三国志·关羽传》较为成功地描写关羽英勇善战的故事之一：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①

关羽在“白马之围”中的表现，是树立关羽英勇无畏形象的关键，也是后世之所以将关羽作为英雄看待的重要根据。在关公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这一历史事件被无限美化，成为关羽演变成武神的重要因素。

为了体现关羽的神勇，后世还将袁绍的另一员大将文丑的被杀，也写到了关羽的功劳簿上，如关汉卿《关张双赴西蜀梦》中张飞云：“我也

^①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以下所引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该文（含南朝宋裴松之注）。

曾鞭督邮，俺哥哥诛文丑，暗灭了车胄，虎牢关酣战温侯。”不但是戏剧、小说如此，不少学者也深信此说，如宋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曾说：“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①

北伐襄阳，斩庞德、擒于禁，逼迫曹操欲迁许都而避之，是关羽一生另一重要战功。

《三国志》本传载：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滥，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陕、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这是关羽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刻，在关羽短暂的一生中，很少有可能显示出其作为刘备、诸葛亮集团的重要人物认真贯彻刘备路线的军事行动。而这一次，因其与刘备联吴抗曹的整体思路基本一致，又得到了史学家陈寿“威震华夏”的高度评价，所以在历代关羽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不少论者认为这次战斗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是刘备集团匡复汉室的决定性战斗，是打败曹魏的关键战役，如果不是孙权对关羽实施了突然袭击，击灭曹魏当指日可待。

客观地说，关羽北伐襄阳的这次战斗，确实显示了其威武卓越的战斗才能，对于禁、庞德的打击，大大震慑了曹魏的军心，起到了打击敌人、宣扬军威、鼓舞军心的效果。同时，关羽选择北伐的时机，也较为符合刘备整体的战略目标，所以这次战役基本上是成功的。后代史学家、

^① [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版。

学者也大都看到了这一点，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但是，随着关羽文化的不断发展，历朝历代为了渲染关羽的英勇无敌，肆意夸大了这次战役的实际作用，把北伐襄阳说成是消灭曹魏、匡复汉室的重要转折，认为关羽被东吴所杀是导致蜀亡汉灭的直接原因^①，甚至于因孙权杀了关羽而被斥为帮助曹操的“汉贼”^②。这些认识都过于偏颇，夸大了关羽北伐襄阳的政治意义。

其次，关羽的忠义也受到陈寿等人的赞颂，得到时人的认可。

除武勇威猛之外，后世还把目光放在了关羽对刘备的忠义方面，这一点，在《三国志》中也有比较详细的描写：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③

裴注引《傅子》亦云：

辽欲白太祖，恐太祖杀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

① 如唐代范摅《云溪友议》云：“关羽……果为吴将吕蒙麾下所殁。蜀遂亡。”

② 如朱熹、王士禛均持此说。

③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义士也。度何时能去？”辽曰：“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也。”

在这里，很明显，陈寿及裴松之的态度是既表彰了不忘旧主、感怀新恩的关羽，又颂扬了曹操作为一代将领的宽宏大量。

在关公文化得以形成的漫长历史中，人们逐渐把认识关羽的目光由勇武转向忠义，并作大力提倡，其原因也主要得益于这段描写。

相对于关羽来说，陈寿对曹操宽宏大度的描写则很少有人顾及。实际上，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在注释这段文字时，已经很清楚地赞扬了曹操的这些优点：

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

遗憾的是，后人在大肆宣扬关羽忠义的时候，却把曹操的这种大度远远地抛开了。历史的偏爱最终导致了“红脸”的忠义与“白脸”的“奸相”的鲜明对比。

关羽对刘备的忠心不二，在《三国志》及裴注所记载的曹魏和孙吴政权的议论中都得到了说明。裴注引《蜀记》载孙权活捉关羽父子之后云：

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

裴松之则引《吴书》说：

孙权遣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时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

此之不然，可以绝智者之口。

裴松之的这种判断缺乏根据，应该说，关羽被活捉后，孙权完全有时间去议定关羽的去留，作为刘备的一员大将，关羽被潘璋活捉之后，潘璋不可能、恐怕也不敢私自对关羽进行处置。因此，《蜀记》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是合乎情理的。

从《蜀记》的记载看，孙权及其臣下认为关羽对刘备是忠心耿耿的，认为当年曹操没有诛杀关羽是一大失误，并最终认为，为绝后患，关羽决不可留。

关羽对刘备的忠心，不仅被东吴看出，当时曹魏政权中，也有基本一致的认识。《三国志·刘晔传》载，黄初元年，刘晔为侍中，曹丕询问群臣刘备是否会为关羽报仇，众人均认为蜀汉弱小，关羽死后，已无力再战。独有刘晔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

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①

这种观点代表了曹魏政权对关羽的认识。

正是因为时人和后世对关羽忠义的肯定和赞颂，才使人认识到了关羽忠义的巨大价值，并进而成为统治者标榜的样板。

第三，关羽的忠义武勇得到了后世史学家和文人的称赞。

一个历史偶像的形成，除了它自身具有的基本因素之外，还需要靠

①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许许多多外部条件的影响。具体到关羽这么一个文化样板的出现，不仅是他自身英勇无畏所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在历史这个复杂的大熔炉里，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表现着自己；面对纷乱的政治，每个人都在表达着属于自己的意愿，尽管这个意愿有时是不真实的。

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在思考关羽文化时，罗列出了历史上人们对关羽的钦佩和效法，其《廿二史札记》云：

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二公之勇，见于传记者止此，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刘晔劝曹操乘取汉中之势进取巴蜀……此魏人之服其勇也。周瑜密疏于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而为人用者。”此吴人之服其勇也。不特此也……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①

赵翼所罗列的大都是唐代以前的事例，实际上，类似这样的事情历代屡见不鲜，尤其是当关羽崇拜如火如荼、关羽文化形成一定规模以后更是如此。如北宋梁山泊农民起义英雄“大刀关胜”被视为关羽后裔而备受尊崇；元末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明末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清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等，都把关羽作为自己奋勇杀敌的榜样和动力，把关羽作为自己取得胜利的保护神。这是关羽英武神勇的重要历史基础。

关羽的这种威勇也为历代文人所咏叹。

①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唐代郎士元（君胄）在其《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又作《壮缪侯庙别友人》）云：

将军乘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竟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裴回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洒暮天碧。去去勿复言，衔悲向陈迹。^①

董挺《重修玉泉关庙记》亦云：

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殉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②

这些宣传与赞颂，都大大促进了关羽文化的形成。

关羽文化形成的历史因素，是决定关公精神赖以形成的最重要条件：唐前历史中，人们对关羽的高度评价，在战争期间、社会生活中对关羽英雄行为的效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景仰，共同形成了一种社会普遍性的认同心态。当这种心态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再加上诸如统治者有意识地提倡的时候，关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就迅速得以提高，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食粮了。

二、关公精神形成的社会因素

除了历史因素之外，关公文化得以凝聚为精神力量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关羽作为武将影响之下的社会心理需求。当关羽的英武故事广泛流传

① 《关帝志》卷四艺文下。

② 《关帝志》卷三艺文下。

于社会，当关羽的英雄形象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当关羽作为义勇双全的偶像被人们效法、模仿，甚至于顶礼膜拜的时候，关羽就不仅仅是三国英雄关云长了，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一种文化因素，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又高高地映现于生活之上的形象了。这时的关羽，既可以成为救民于水火、保佑万民康乐的神灵，又可以成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手段。这个时候，关羽就成为一个信仰了。

关公精神形成的社会因素，首先与民间泛神论思想有极大关系。

当年，关羽被杀害于临沮之漳乡^①，孙权把关羽的尸身留在当阳，将关羽之首级送到洛阳，交付曹操。聪明的曹操非常清楚孙权的意图，为了表示自己没有授意孙权，曹操将关羽的首级以诸侯之礼厚葬于洛阳。

且不说关羽的威名深为众人知晓，单是关羽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就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同情。因此，关羽被杀之后，荆州地区就形成了规模日益庞大的关羽祭祀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不是在中原地区葬其首级的洛阳，而是在关羽被杀的荆楚地区，这与中国古代诸神崇拜的民族心理和荆楚文化中泛神崇拜活动密切相关。

据史料记载，荆楚地区自古以来盛行奉祀神灵，且遍布民间。

据王逸《楚辞章句》解释屈原《九歌》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

^① 据《三国志·关羽传》载：“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而《三国志·吴主传》则言：“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路径，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于漳乡，遂定荆州。”二传所载，一为临沮，一曰漳乡，一般认为，二地实为一处，临沮为当时南郡之属县，漳乡为临沮之属乡。但据董乐义《古当阳》考证，“漳乡”实为“章乡”之误，“漳乡”应濒临漳河，而“章乡”濒临沮河，为关羽被杀之地。详见该书《关公被杀在何处》（湖北辞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66页）一文。

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鼓乐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①。

这是说屈原作《九歌》之时，看到并借鉴了楚地民风，借祀神之乐，表达心中怨苦。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有“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等类似的记载。

今之学者马茂元在《楚辞选》中有更为详细的介绍：

像《九歌》这一类型的祭神乐歌之流行于楚国，并非偶然，事实上它标志着南方的文化传统，是楚国人民宗教形式的一种巫风的具体表现。所谓“巫风”，是远古人神不分的意念的残余，指以女巫主持的祭祀降神的风气。^②

马茂元先生不仅解释了楚地巫风的原因，还介绍了楚风的发展：

巫风起源于远古，到了殷商时代更大大兴盛起来，所以伊尹有巫风之戒。周人重农业，崇尚笃实。开国之后，周公制礼作乐，一切祭祀典礼，都有了明白的规定，他并不否认神的存在，可是，人神之间的界限，却划分得清楚明白。因而在周所直接统治的北方，巫风渐渐衰减，但长江流域，甚至黄河南部地区，则仍然盛行着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生活。

①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第55页。

② 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